



蜡梅迎春

□春草

壬寅年的冬天,似乎很漫长。手机里的信息,交谈中的对话,多数是有关疫情的消息,“阳了吗?”“阳康了吗?”等等。晨间望着云雾灰蒙的天空,内心已微泛波澜。“嗒嗒”声响起,打开手机,进入眼帘的大多是健康、平安、幸福的问候。同事之间,久未谋面的朋友之间的叙话,多与防疫、抗疫有关。直到午饭吃光,秦人嗜好的扯面,入口、入胃、入怀,情绪慢慢好了起来。回复好友的信息,也“阳光”了许多。

闲暇之余,淡茗入怀,思绪竟然活泛了许多。突如其来新冠病毒,侵袭了人们正常、有序的工作和生活,冲击了社会秩序、规则,考验了社会治理、政府管理,挑战着人类伦理、法则,对人类自身、对社会本身已是改变了许许多多。

今年冬天的寒风,亦觉冷了许多。同事之间,朋友之间,亲戚之间,甚至邻里之间的交往更是少了许多。独处的日子便多了起来,寂寞与乏味不时地蹦了起来。于是乎急切地盼着这场疫情能尽快过去,千千万万的人们能够轻松、自如、愉快地工作、生活,使更多的人能够就业、升职、加薪,更多的人能够收入增加,生活幸福。这些看起来更加朴素的想法,成了大多数人的冲动与期望。

偶尔的翻动,手机里的“视觉陕西”栏目登载了“跟随镜头打卡2023年第一场花季”之消息。年末岁初之际,碑林博物馆里的蜡梅悄然绽放,跃入眼里的艳艳黄花,静肃地

沐浴阳光,伸张着枝枝褐条,于蓄苞孕蕾之长久期待,于年时最寒冷的时候,于百花之先,悄然绽放。美艳夺目的图景,令人耳目一新,心情也好了许多。

荐福寺内的梅树,弯弯的躯干,悠长而张扬,肆意地伸向了天空。虽在屋前角落,却挺拔傲雪。黄花淡雅,尽染晨空。漫步于间,杂念飞逝,思绪奔来。脚步虽轻,却未敢挪动;洁手如棉,亦轻捧吻香,酌浸脾胃。原来,寒冷纷扰的日子,赏梅倒是一种快意美事。

环城公园里的梅花已然盛开。游园、散步、健身的人们,或三三两两,或形单影只。看着这深冬怒放的梅花,甚是讶奇,或驻足细观,或拍照美图,有啧啧称赞,有端注品赏,有交流观感,有静思冥想。这朵朵梅花,白的、红的、黄的,各领风骚,尽显风流,为这深冬的寒冬,带来了丝丝暖流,入胸畅怀,心爽神怡。迎风怒放之梅,让众多深受疫情困扰而忧伤、孤闷、抑郁、苦楚、寡欢的人们,有了些许的愉悦、和悦、安乐、宽舒……

探梅、赏花,古已有之。论梅、赞梅,已多见诗文。今日得时,亦可浏览观之。

唐代韩偓著诗道梅是“自向深冬著艳阳”“盗天和气作年芳”。足见,冬之梅花,傲寒挺立,带给人许多精神享受和心灵抚慰。

元代王冕说梅,“只留清气满乾坤”,宋人林逋说梅,“暗香浮动”。又有诗赞道“犹余雪霜态,未肯十分红”。古人亦有以梅赠友,“聊

赠一枝春”。观梅赏月便有了“才有梅花便不同”之殊境惬意。

古人赏梅,讲究要约,追求品味。着意在“探”,其有抚摸,求问,究考,品味等意。刻意在色、香、形、韵、时等方面予以寻味、考究。

梅的颜色是丰富的,紫红、浅黄、粉红、淡墨、纯白等,古贤对其以“紫梅”“骨里红”“绿萼”“玉蝶”等予以文饰。有道是:

苔枝缀玉花怒放,红艳如霞映朝阳。雪瑞流莹仰长空,萼碧凝云堪蔚状。

说起梅之味,实属殊具神韵,文人墨客赞颂甚多,如“香在无寻处”,着实让人流连忘返。又是“一任群芳妒”“只有香如故”,亦令人久久不能释怀。再看,梅香入席,“静爱寒香扑酒樽”,于数九寒冬,却有酣畅淋漓之快感。说起雪梅之争,便是“雪却输梅一段香”。可见,梅花味香,沁脾入肺,通身蕴芳,寻味其间,似醉如仙。以诗赞道:

逸致展寒姿,幽芳令难持。清卓闲自远,香暗客亦知。

探梅观其形,则是欣赏之讲究。梅以势为最,其形态和姿势展示了梅之品格与精神,不论是仰、俯、侧、卧,还是直歪、斜曲,褐枝如铁骨,糙纹亦苍劲,势强显嶙峋,洒落俱风韵,这些皆道出了梅花形态沧桑,不屈不挠之阳

刚之美。

古贤论梅之韵,以横、斜、疏、瘦四字评之,所谓疏影横斜便是传神之作。“扬州八怪”金农、李云膺等人画梅,稀疏有度,苍劲有力,花随风动,浮香陈来,其咏梅画梅之韵味,无论从意境,还是内涵、审美等,均达到了高峰。

探梅之最高境界是悟其品、道其神。上说梅有四德,皆誉祥瑞,其一是出生为元,以示开始之本;二是花开为亨,示意通达顺利;其三曰,结子为利,其义吉祥和有益;四乃成熟为贞,表达坚定贞洁。人们赞梅,坚忍不拔,坚贞不屈,清洁高雅,自强不息。这不是中华民族之精神、气质的写照吗?

赏梅须知时,早则含苞待放,迟则落英缤纷。眼下正是观梅、赏梅、品梅之佳时,愿更多人移足出户,竞入自然,寻景观梅,解忧畅达……

看来,大千世界,芸芸众生,带给人们的不仅是物质上的满足,亦有精神的愉悦和心灵的慰藉。

欣赏冬日之美景,畅享之余,幽思浮想:临冬来是春,否极必泰来。壬寅之冬,为疫有静,却有思、有蓄,带来了孕育,带来了抗争,亦带来了迎接。

品观蕊质韵雅之梅,思忖着,她开了,春天还会远吗?想必免年的春天,不仅仅是百花盛开,芳菲满园,乃更有耕牛遍地,马腾人欢,可不是吗?

早晨还没起床,就收到好友发来的一张图。打开看,是阳台所养的一丛竹上落有些许雪花,题图曰:竹迎润雪乐成花。好!我赞道。又思忖,以为拟人虽动人,但缺诗味,想来,另题一句:竹叶凌寒雪作花。

下雪了?我忙起身拉起窗帘看。窗外翠竹竿竿,上面全开了雪白的花。竹林披上了一件雪白的大氅,竹枝、竹叶悬着银链,挂着冰花。风过竹林,叮叮当当响成一片,珠落玉盘之声不绝于耳。空中的玉蝴蝶,弥空纷飞,竹积雪厚,时闻有竹不堪重负,垂头抖落之声哗然,引起竹林连锁反应,此起彼伏,雪雾腾空半天……

这时,我想起了“雪水煮茶天上来”,想取竹上雪烹茶以饮,想踏雪寻梅,想走进竹林插动一片竹,来一场疯狂的雪浴……我隔窗先拍一段视频发到朋友圈,题句就用:竹叶凌寒雪作花。还附了一句“来阳坡看竹呀!”立马就有一串点赞和赞美。还有人问我:“阳坡是啥地方?”

阳坡是我的家乡,它没什么名气。但它是一个有山有水的美丽小山村。我家在村后山上的最高处,朝晖先染,晚霞迟归,独独一个小院。几十年前,懵懂不知感情事,却先喜欢上了潇湘馆那丛“凤尾森森,龙吟细细”的湘妃竹。湘妃竹就是“斑竹一枝千滴泪”的那种漂亮的工艺竹。后来我当了老师,终于在一个学生那儿打听到还真有这种竹子,便让学生帮忙挖来一窝有雌有雄的竹子,于当年秋天在屋后一片空地栽下。又几十年过去,这两株竹子繁衍成了一大片,下伸到我的后窗前,上伸进了沟,上了山,蔚然千千萬萬竿。风起处,那才真正是“凤尾森森,龙吟细细”。

其实看竹不只在冬天,四季皆宜,各有千秋。春暖花开,一大片毛茸茸的竹笋破土而出,有朋自远方来看竹,不愁没有下酒菜,随便取些竹笋来,就可做一两盘上好的下酒菜。春风拂去层层笋衣,竹笋换上一身嫩绿的新装,瘦削纤柔,随风摇曳,婀娜多姿。夏天,竹林里是避暑的好地方。翠竹郁郁葱葱,重重叠叠,绿的叶、青的竿,投影婆娑,绿荫如水,遮阳挡尘,隐约蓝天白云。置石桌于其间,杯茶卷书,神仙日子。秋天,竹子换叶,黄绿相间,疏朗淡雅。秋月明净时,步行于竹林小路,踩斑驳月影,心间满涌的都是诗句。拣一株竹竿斜倚,横拍箫管轻吹,不管有无知音,只愿闭目享受。

现在该知道,自古人世间为什么有那么多文人雅士爱竹。苏东坡有云:“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。”这话,是深入生活后才说出的。平日,在竹阴里对弈品茶喝酒,绿竹融入的时光里有白居易的诗:“山僧对棋坐,局上竹阴清。映竹无人见,时闻下子声。”写竹诗最多的该是郑板桥,我爱这两句:“不须日报平安,高节清风曾见。”如我一样的红尘中的普通人,只求竹报平安,日日心情舒畅就好。

我拍拍身边的妻子,告诉她下雪了,邀她同我一起去看竹、去玩雪。

归家

□任卓越

临近年关,已至深冬。12月的西安城,天气寒冷,我开着车急着赶回家,但在下班点的晚高峰,车辆只能走走停停。在城墙外等红灯时,透过窗,看见车站旁有炒栗子的小摊子,炉火红红。摊主是位胡子拉碴的男人,站在铁锅前掀动铁铲,不停忙碌。我停下车来,买了一包,在车水马龙中,哈着气,品尝着栗子的苦和甜。夕阳余晖中,喧嚣世界里,此番景象倒是透着一丝说不出的寂静。

不知何时起,我开始了怀旧,旧书摊、古建筑甚至不经意瞥见的炒栗摊就会引起我对过去的回忆和怀念。记得从前,母亲早就开始称上几斤肉,然后剁碎灌香肠,挂至阳台风干。天寒地冻时,自然餐餐不离酒杯。暖烘烘的厨房,一家人坐在一起,饭香四溢,灯火可亲。有时饭时到了,饭还没好。小孩子说饿了,大人就先在灶灶里烤个馍和红薯,贴着灶壁,小火慢慢烤,烤得里面热、外面焦,磕磕草灰,拍打几下,那种微焦味、小麦面味,还有隐隐的草木灰味,一下子就冒出来了——此番场景治愈了我很久,即便长大之后,依旧是我向往的幸福。

今年,在工作中、在生活上有一些不如意,心里有时像有一匹脱缰的野马,向往着广阔天地,憧憬着明天,希冀着后天,想要突破,可深知自己有太多地方需要成长。常常在深夜中思考许多,听着枕边的那台收音机——它像外面世界派来的信使,低低地流出音乐或者话语,如汨汨的山中溪流。间或,阳台外的铁轨传来火车经过的震颤声,一直传到身上,屋内像发生着轻微震动。对人与事那般敏感的神经,总是令人多愁善感,现在回头看,都是轻浅不过的人与事,但却让我忘记了生活的本质和温暖的点滴。闻遍世间天籁音,不及满堂欢笑声。

吃完炒栗,我重新启动汽车,驶向家的方向。何须叹别余晖尽,人间华灯才初上,前面的路比走过的路更重要……

过年拉兔灯

□魏青锋

父亲又准备做兔灯了。如今的铁丝框架比以前的竹框架好很多,可以重复使用,只需把往年旧纸刮干净,糊上新纸就可以。其实,拉兔灯不只是农历兔年才有的活动,而是乡下老家世代相传庆祝新年的民俗。

据说,拉兔灯的民俗始于唐朝。当时的人们把兔子视为吉祥之物,兔灯拉到哪里,就能把吉祥和好运送到哪里。每年除夕开始,家家户户都会让小孩拉着纸扎的兔灯沿街巡游,希望借用这一吉祥物迎祥纳福。塬上部分村庄又管这种拉兔灯的习俗称作“游百病”。据上了年纪的老人讲,大年三十晚上,孩子们拉着兔灯夜游,便会使百病全部“遗”在路途,“遗”在野外,来年便会身体健康,无病无灾。

每年年前,家家户户都要采买几盏兔儿灯。男孩子会挑大模大样、颜色鲜艳的兔灯,女孩子则喜欢粉白的或纯白色小巧精致的样子。那些年,家里条件不好,为了省钱,父亲就提前准备了青竹,自己动手做兔灯。

兔灯做起来其实不难,只是程序有些复杂。父亲先用篾刀把青竹劈成一根根细细的篾条,再削去竹节,用细砂纸把棱角打磨光滑,纸张就用从墙上揭下来的旧年画。材料备齐后,就可以开始扎兔灯了。首先扎两个大圆,用来做兔子的身体,再用篾片纵向扎两个椭圆,两个椭圆与两个大圆之间用细铁丝绑扎结实,做成兔身的框架。接着再扎两个小圆做兔头,与兔身框架连接起来,头上扎两只长长的耳朵,还有个小小尾巴也不能忘记。

框架扎好后,父亲再用旧年画糊兔灯。先把糊糊涂抹在篾条上,把裁好的纸张糊上去,兔身糊好后糊兔头,剪两个红圆圈做眼睛。有了眼睛的兔子,似乎有了真兔子的神韵,随后再糊好白色的耳朵和尾巴,栩栩如生的兔子就呼之欲出了。最后,父亲给兔子装上四个木轮,便于我在除夕夜拉着它在路上行走。兔儿灯做好后,我迫不及待地想拉出门炫耀。父亲摩挲着我的头笑着说:“别急,还没完呢!”他边说边把一块薄木板安装进兔子的肚子里,木板上设置一颗尖头朝上的钉子,用来固定燃烧的蜡烛。

除夕夜,吃过团圆饺子后,父亲烧过柏柴,请了灶神,就取出兔灯,目送我欢天喜地地出了门,汇入小伙伴拉兔灯的热闹队伍中。夜像锅底一样黑,远处偶有零星的鞭炮声响起。十几盏大大小小的兔灯在村巷里、土路上、田埂上欢快地跑着,远远望去,像一条火龙在田野里蜿蜒曲折。

我们拉过村口的井台,往后井里的水肯定不会枯竭,我们拉过村后的果园,秋天苹果梨子肯定会压弯了树枝,我们围着村南的烧砖窑转着圈,明年烧出的砖瓦成色肯定会好,我们还去了菜地,去了绿油油的麦田……

就这样,我们拉着兔灯,带着对新年的期盼,带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一路奔跑着,直到小小的蜡烛燃尽了,兔灯熄灭了,我们才意犹未尽地往回走。父母早已赶到村口来接我们,该到回家守岁的时辰了。



车站的表情

□马亚伟

在我的印象中,车站是有表情的。其实,很多特定的地方都是带有表情的,比如医院是冷峻而温暖的,菜市场是欢腾而柔情的——当然这是我的感受。车站的表情焦灼而温情,激动又带着无限神往。车站,是一位送我们抵达故乡或者异乡的信使,她善解人意,洞悉人心,能读懂每一位旅客的心事。

每当我背着行囊奔向车站,总喜欢隔着很远就眺望“某某站”几个字。那几个硕大而醒目的字,就像一双眼睛,温柔笃定的眼神,为前路指明方向。远远地听到车站的广播声,声音温柔而略带急促,平实而稍有欣喜。好像是在提醒每位旅客别误了车次,又像是在对大家说,此去虽然万水千山,但是旅途是温馨的,不必忧心。

我想,旅客们大部分都像我一样,不是从故乡赶往异乡,就是从异乡赶往故乡。如果有人没有故乡的概念,旅途便会少了很多味道,车站对他们来说也没什么多复杂的表情了。

说到底,车站的表情,是揉进了我们的经历和情感的,即所谓“一切景语皆情语”。在我看来,车站的表情永远都是那么丰富,那么耐人寻味。

如果没有一个叫作“家”的地方牵挂着我们,我们何必如此急不可耐地赶路?如果像有些旅行者一样,在路上只是为了看风景,我们的脚步何必如此匆忙?我们都是有故乡的人,即使离开也是为了回归。所有的车站仅仅是匆匆落脚的驿站,我们的目光始终在属于自己的前方。

到了春运季,车站成了一道蔚为壮观的风景。南来北往的旅客,把车站拥挤成“爆棚”状态。车站的表情,有些无奈,但更多的是温柔,连眼神都充满了爱怜。她感动于人们对家的眷恋和对故乡的思念,所以不厌其烦地迎来送往。每送走一拨旅客,车站就像完成了一个神圣使命一样,骄傲而满足——没有什么事比送游子回家更神圣了。

春运大潮中,车站以惊人的耐力,宽厚慈爱地接待每位旅客。男女老少提着大包小包,在车站穿梭。水泄不通的人群里,一眼望过去,是一双双张望的眼睛。那一双双疲惫而闪亮的眼神里,满满的都是渴望。熙来攘往,川流不息,人们以最近的距离接近陌生人,心怀戒备却又微笑相对,陌生而美好。

老人步履蹒跚,相互搀扶着寻找站台,找到了就像孩子似的乐开怀。孩子像一只小鸟一样,跟随父母迁徙,这一次他们又拽着父母的衣角,跟他们奔跑着。年轻的恋人依依惜别,他们有的热烈相拥,有的执手相看泪眼,让人感受到分别的滋味。我们的行李极为夸张,胸前、背后加上两只手,全都是大大小小的包裹,活像一辆行走的快递车。那人倒也豪爽:“过新年了嘛,咋能空手回家,谁的礼物都带买!”也有悠闲的旅客,在角落里旁观一切。

这样令人动容的一幕幕,恐怕任何人心目都要泛起涟漪。

候车时,人们互相打听车次,如果遇到同一趟车的旅客,立即觉得亲切起来。十年修得同船渡,大家放下戒备,天南海北地热聊起来。检票开始后,又立即飞一般奔向检票口。

列车鸣笛之后,车缓缓开起来。车站目送着人们离开,当我们再回望车站时,蓦然发现她慈爱温情的笑容。那一瞬间,我们的心似乎都要融化……

年画里的年

□王政

小时候,对过年的期盼,一个是有好吃好玩的,再一个是还有好看的,好看的当然很多,但最吸引我的莫过于年画。

大年三十傍晚时分,我就和要好的几个伙伴一家一家看大人们贴年画。稍微长大了些,贴年画就成了我们自己的事。贴的时候自然少了对那些年画品头论足一番。谁家的年画色彩好看,谁家的内容精彩,谁家的多、谁家的少,一边贴一边讨论。但都来不及细看细品,只为早早贴好,等待新年的到来。

正月初一大早,起了床,放了鞭炮,吃了饺子,就到村里人家拜年了。进门叫一声叔叔婶婶,寒暄两句,就站在客厅的桌边,看人家的年画。记得有一年,在村子中间一户家庭条件非常一般的人家的墙上,居然看到一副非常特殊的年画。画面一边是房屋,地面上都是厚厚的积雪,一边是几十个人忙忙碌碌采收红红绿绿的西红柿、辣子、茄子等新鲜蔬菜。我当时百思不得其解,数九寒天还有时令瓜果蔬菜。我不止一次地在那户人家看那幅画,不止一次地认为那是作画的人凭空想象的结果,最多就是想表达一种理想化的愿望。

老家的房子都是砖瓦土木结构,也算三室一厅吧,一座房子隔三间,中间一间便是客厅。客厅右手靠墙放一张方桌,左右一把靠椅,便是那时村里人家最常见的家居摆设。年画一般就贴在靠方桌那面墙的中央位置。有的人家年画多,右边墙中间贴不下,也贴在左边墙的对立位置。有的人家舍不得扔掉上一年的年画,也把旧画揭下来,擦擦灰尘,挪到左边墙上。

那时的墙大都是土墙,过年的时候,从后山的土崖上挖几块“白土”,用水泡开,和成泥浆在土墙上刷一遍,墙就新了。再贴上几张年画,朴素的屋子一下子就显得光彩照人。所以,人们对贴年画很重视,腊月里办年货,揭年画就是其中一件。即便是家庭条件不好的人家,至少也要揭一两张年画,增添一点年气。

大约在上初中的时候,我把美术课本上画着一群小孩子放鞭炮的古画,照猫画虎地画在一张大纸上,充作年画,贴在家里的方桌上,颇得乡亲们夸奖。

成若干张图片印出来,一张画上分四列八行,每张图片下有简要的文字介绍。“四调”是村人的口音,具体怎么写,为什么那样叫,我也不知道,也无从考证。那时的农村,文化相对贫瘠,电影也不是很多,年画绝对算得上一种精神产品。

记得父亲那时就爱揭这种印着电影剧照的年画。我把自家的年画看完了,在别人家也看这种年画,不但看图片,下面的文字也要细看一番。这些字一般都很小,在自己家里还好说,看不清楚可以站在椅子上看,甚至爬到方桌上看,只要没有外人,都是无妨的。看别人家的年画就不同了,只能看见年画下面的文字,上面的大多只能仰头看看图片罢了。即便是这样,也不影响我大年初一去村里人家看年画的兴趣和热情。

年画从过去村里人口中的“四调”和景物画,到风行一时的俊男靓女明星照、胖娃娃,再到近几年的伟人照、风景画,年画也是一个时代的印记。

如今,人们的文化生活丰富了,文化产品多了,过年很少贴年画了。腊月的集市上,卖年画的也不多了。但是回想起那時候年画里的年,却如乡愁一般,有一些温暖,也有一些怅然。